

南州書樓藏		
徐	馮	殷
編	字	號
13347		



桂門自訂初稿



序

昔予與溪堂先生同登庠序訂知交三十年學問淵深性情醇厚粹然儒者也先生世居蘇之大姚村代有令德教子孫讀書敦本先生屢躋場屋恬然安命令嗣嵇亭王子捷於鄉丙辰成進士官虞部今春相見於京師笑言舉動宛如溪堂古人所云如逢故友良不虛也以溪堂先生之學問人品而不遇於時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矣因索嵇亭著作而讀之其於經史也考訂詳明折衷盡善雜著又復縱橫變化出入歐蘇之門而詩古發抒性靈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名之曰叢編非務多也蓋觀其聚也夫著

桂門自訂初稿

序

作之事固難言矣苟非家學淵源醞釀深厚鮮有博大而昌明者嵇亭之學有根柢皆溪堂先生之教也予既不獲見老友而見嵇亭得以朝夕話舊談詩論文亦予之幸也夫已未仲冬同學世弟李桑拜序



桂門初稿自序

桂門者元和陳鶴自名其所居之書舍也初稿者鶴自撰其嘉慶八年以前所作之古文辭詩歌也於是鶴年四十有八矣其仕宦不達其文采無以勝乎恆人其於聖賢之道猶觀海而未挹其一勺登泰山而未撥其一卷石也其生平所作僅有於此而自知其不足以傳世行遠而猶不能決然棄去猶思自此漸進以及於古人故曰初也嘗謂古人之所以爲古人非以其文也以其道耳聖賢之道在乎躬行實踐之間隱獨幽微之際而其所以牖世覺民扶治立教必寓諸文故聖賢之文聖賢之道也自孟子而後

桂門自訂初稿

自序

則韓子朱子爲之宗其賢人君子憂時病俗而思有所維挽救正則屈子之悲憤賈生之慷慨王節信徐偉長之著書下至杜陵之詩陸相之奏議眉山父子之論策皆不可不博取其敘事之文述古今來治亂興衰忠孝義烈簡而且詳疎而不漏則必以司馬班陳及溫國之史爲法嗟乎志於是者三十年矣涉獵非學而寒暴無功未有纖毫之得也時有所作多率意之筆然猶以爲有有者僅此也則過而存之夫文章之事本乎道以生而亦能生道者也由法以行而亦行法者也若是者鶴嘗得之於心而不能注之於手其所刪棄則有初念絕以爲慊而後覺其未至者



有觀於人輒相許而於心終未釋然者皆不在存之列  
庶幾區區之心猶可就正於有道君子云爾九年正月書

桂門自訂初稿

自序

二



桂門初稿題辭

余學殖蕪淺不能治古文顧喜讀當世才士之文尤喜讀  
吾友稽亭虞部之文蓋余得交稽亭十年矣其立身行已  
卓然有本末而不苟同於世其作爲文也俯仰今古宥  
情愔力持乎禮義廉恥之防洞察乎治亂興衰之故舉凡  
指事類情知人論世以若陳善納誨發潛闡幽皆足以愜  
人義理之心而有關於學術治道之大其居官則自謂不  
能盡職居恆鬱鬱屢欲自廢以託於窮愁著書者之所爲  
余與栖霞牟松巖泰興陳虹江亟阻之卒未有以決也夫  
國家儲才以有用類多不在目前而在異日士君子以身  
桂門自訂初稿卷一

學又遭際

聖明謂當益從容醞釀備他日敷奏對揚之選斯豈非古  
人立言之尤要者乎而謂可憖然已乎稽亭愛余厚有所  
作必相示今又以桂門初稿屬綴數言自維固陋不足發  
作者之蘊輒就所能言者書之以誌服膺且并抒其款款  
之愚冀吾友熟思而審處焉兼諭松巖虹江二君子以爲  
何如也

嘉慶十年乙丑秋七月既望陽山愚弟鄭士超



余年十五六本生先大夫示以詩歌古文辭之法卽頗有  
所作閱一時輒多所刪棄雖學無寸進而屢覺昨非嘗自  
題云才非士季著書難示嵇康名豈魏收藏拙還期孝穆  
蓋有有志未逮之歎焉從仕京邑自審非用世才蒲柳之  
質又復早衰思欲以病自解返乎邱園探究經史綜緝舊  
聞成一家之學則嚮日之所僅存未始非他日之所盡棄  
也嗟乎余生四十三年矣往日之日甚長而無所就也後  
此之虛願又不可必也姑存一編所謂無聊之思耳亦冀  
大雅君子有以董正之焉嘉慶四年十月廿又三日元和  
陳鶴書於都門寓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桂門自訂初稿目次

卷一 論 辨

周易象象附經辨

法先王論

正心論

大臣論

好善論

鄉賢論

貞女辨

辨惑

桂門自訂初稿

目次

後梁春秋論

卷二 讀

讀儀禮

讀禮記 二則

讀春秋 四則

讀左氏傳

讀晉書

讀隋書

讀綱目正論 四十四則

卷三 書後 跋



書手錄讀春秋記疑後

書宋史德祐帝紀後

書明史徐貞明傳後

書碧血錄後

書秦三十六郡攷跋

書史通通釋後

書手錄詠史樂府後

書望溪集後

書手錄丙餘集後

書手錄蓴洲閣嘯後

桂門自訂初稿

目次

書清溪集後

何東府思子詩跋

書牟蘭孫小傳後

表貞詩跋

書顧氏先世手蹟後

書陶然亭分韻詩冊後

書潁川分祠記後

卷四 序 說 解

校補竹書紀年序

重錄族譜後序

庚申科貴州鄉試錄序代  
李子仙四書文序

秋林集序

避寒集序

哭友詩自序

顧氏兄弟自序

名字三子說

息爭解

卷五 送行 壽序

送潘芝軒督學雲南序

桂門自訂初稿

目次

送帥仙舟督學廣西序

送趙介山使琉球序

送石修撰序

送龔北海序

送蔣賓嶠之官湖北序

送族兄潤田序

送吳生序

送黃侍御序

送牟松巖序

送顧南雅序



送吳棣華序

送大學士王公序代

錢辛楣先生七十壽序

紀曉嵐先生八十壽序

於望亭先生九十壽序

劉太安人七十壽序代

劉總兵壽序代

僧悟開壽序

卷六 書

上族父漁莊先生書

桂門自訂初稿

目次

上辛楣先生第六書

上辛楣先生第七書

答南雅書

與南雅

答韓桂舫按察書

答夏方米書

答徐直卿書

示兒書

答李生書

卷七 記

先祖考葬記

先府君葬記

長姑母葬記

外祖唐府君葬記

外舅誠齋朱先生葬記

重修三節婦祠記

書三節婦碑陰

新修會館記代

桂門記

藤花吟館記

桂門自訂初稿

目次

黃西樵先生遺像記

西湖泛棹圖記

從遊赤壁圖記

漁莊圖記

記改名

卷八 狀 傳 墓志 書事

先曾祖傳

蔣慕緘先生行狀

三進士傳

凌先生傳



副將李公傳

族兄韓菴家傳

聞典史墓志銘

王憩巖先生墓志銘

掌戶科給事中溫公墓志銘

亾妻礦銘

亾繼妻礦銘

詩冢銘

硯銘

書尹山傭事

桂門自訂初稿

目次

六

卷九 賦 贊 祭文

駕幸翰林院頌

涉淮賦

吳孝婦贊

祭黃四齋先生文

祭漁莊先生墓文

祭楊杏村文

同年祭王南沙文

卷十 古今體詩



桂門自訂初稿卷之一

元和陳鶴稽亭氏著

增 吳逢春

受業

李恩綬定山同輯  
史麟善調梅

門下後學李彭齡  
枝字

德范

男

勉

德沅

周易象象附經辨

前人謂古經之亂始於費氏而成於鄭氏竊以漢人尊經必不變亂其次第故為之辨

桂門自訂初稿卷一

卷一

一

象象附經始於費氏乎始於鄭氏乎謂始於費氏者據漢書儒林傳言治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也謂始於鄭氏者據魏志高貴鄉公傳言合象象於經使學者尋省易了也愚謂是二說者皆未足以為明證蓋章句者所以解經也孔子讀易而作象象系辭文言即所以解經自漢人傳易而杜田生以下又各為之解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則無章句之說未必信也就如儒林傳之說亦必不以象象附於經何者古之為經解者皆別本單行禮記正義謂就經為注始於馬融氏是也融以前無是也費氏即果無章句果以象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亦



必不以象象附於經也鄭氏固嘗師馬氏者也所爲易注附經以行亦猶馬氏之爲周禮注云爾高貴鄉公所謂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是也其言合象象於經者謂其注之連及象象非謂其以象象連於經也其所傳固卽費氏之本也不以象象附經亦猶費氏云爾然則象象附經始於何人曰正義謂王輔嗣分爻之辭象各附其當爻下又謂輔嗣以文言附乾坤二卦是也其謂夫子所作系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非也然則象辭在六爻之後安知不出自費氏鄭氏乎曰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易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則是費氏未嘗變亂古經也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二

義言十翼次第象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鄭學之徒並依此說則是鄭氏必未變亂古經也且卽以高貴鄉公傳徵之一則曰象象不與經文相連也一則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以不合相謙也此實當日所見經傳未淆之明證蓋於時王輔嗣之本猶未行也使當日所見之本而已如王輔嗣之本則高貴鄉公何所據以爲難而淳于俊亦何所據以爲答也耶



法先王論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近已而俗變相類論舉而易行嘗試論之夫有治本有治跡治跡者閱一時而輒變者也雖起先王於今日猶將究時之宜而爲之况後王乎記所謂得與民變革者是也治本者亘古不易者也雖更歷後王其變至於不可紀極而其本未嘗不與先王同稍一忽之而大亂輒隨其後此豈可以卑論儕俗之見擬議其間乎記所謂不可得變革者是也故孟子荀卿子言各有當而史公第舉其偏則過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三

矣雖然聖賢之爲說恆慎重於其本而不輕言其跡以爲得乎其本而有變有革猶之夏葛冬裘饑食渴飲隨其宜而已無容心也苟不得乎其本而徒取先王之跡循之則不變革之禍有甚於變革者矣是之謂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雖狗先王猶有禍患况重以易行之卑論近已之俗變哉且荀卿子亦旣明言聖王之跡矣而史公從爲之辭則所以滋後世之惑而開後世之弊者自此言始且夫後世之變固有甚不得已者矣井田之爲賦稅也封建之爲郡縣也此豈先王之法然而二者猶之其跡也井田賦稅不同其所



以因民之產使之相生相養者未嘗不同也封建郡縣不同其所以作民之牧而使之相導相齊者未嘗不同也今之治猶古之治也封建必得賢君郡縣必得賢有司而後民被其治繼世者不能皆賢先王以爲此無如何也是故爲之九伐之法變置之制以防之郡縣之黜陟有較之變置尤速者非其善法先王者乎先王則不徒恃其後之有所防而獨恃其始之有所導是故爲之胄子之教使天下萬國皆加意於所當爲治之人而一範之以正心誠意之學而又推其教化以行乎井田之間使農皆可以爲兵兵皆可以爲士後之有天下者苟詳明乎教士之法使皆自得乎所以出治之本而審慎於舉之之際則於先王之法思過半矣故法先王者亦法其意而已矣古之治出於一後世之爲治出於二出於一則本立出於二則多爲之制度而莫循其本法先王者法其本不法其跡法其教化不法其制度以教化馭制度則因時之宜順人心之自然而治道得以制度議教化則天下之情僞固有出於制度之外者矣因其情僞之日出而又爲之制度以救之古之制度愈不可復而古之教化亦若果無所益求天下之治豈可復得此不信聖賢之過也三代以下所爲治亂之跡備矣凡其治之弊者皆其不法先王者也凡所以成一代之



治不致遽見其弊者必其猶有得乎先王之遺意者也夫  
雖致亂之主未有不思救一時之弊者也惟其不法先王  
故愈變而弊愈甚賢君不然卽救弊之際而本之以法先  
王之意故變而不失其治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此必然之理也制度雖詳要之以教化爲本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正人心論

天下人才可造也財用可理也綱紀可立也禍患可弭也  
凡此數者皆天下所患吾以爲不足患也天下之患在乎  
人心之好利好利之心熾而數者之患相因而起苟去其  
好利之心則是數者可以次第而理故言治之本必自正  
人心始曰何也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有靈有昏其  
有得於仁義禮智之本則一曰仁曰義曰禮皆心所具之  
理而其所以去昏而卽靈者則尤在乎智智之存乎心者  
其始驗於是非之端其究極乎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其所  
以持之則在乎義利取舍之介曰心之不正至不一矣昔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六

者戰國以變詐晉之世以虛無自唐而降以功利豈得曰  
一去其好利而遂已也曰人之病也寒煖燥溼哀樂憂懼  
所中不同其所以爲病一也人心之不正也剛柔善惡所  
發不同其所以爲不正一也好利則私私則天理亡而人  
欲恣由是而發於變詐則傾危之習成矣發於虛無則猖  
狂之行恣矣發於功利則卑鄙之情痼矣數者異病而同  
本故欲正人心必自去其好利之心始夫自春秋以降歷  
漢唐千有餘載聖賢之道若存若亡其間讀聖人之經能  
得乎正誼明道之旨誠意正心之學者不過數人而已今  
則不然非孔孟之書不讀非仁義道德之旨不談上以是



求下以是應風化之盛宜乎非古所及而人心之卑鄙如此何也則好利之習然也夫好利非特貪黷而已利害之心明而趨避之計熟苟安自便患得患失其視聖賢之教軍國之計教化之源風俗之本皆汎汎然若無所與於已其念慮則非利不動其議論則非利不發其營謀則非利不爲心之不正至於如此則人無以爲人人無以爲人則貽患何所不至正之奈何曰士大夫者庶人之準則也公卿者又士大夫之準則也公卿有激勸而後士大夫有廉恥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庶人有趨嚮然而爲公卿者寡爲士大夫者衆士大夫之讀書談道與公卿同而其所爲砥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七

礪廉隅介然自守之節又非必有所待於公卿之激勸故正人心者亦正其士大夫之心而已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董生曰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事也使天下士大夫而皆服膺此言則其於正心也庶幾矣公卿士大夫之心正而庶人之心亦無不正上下皆正喻於義而不喻於利風化旣成古道自復則推之政治之間何有哉



大臣論

天下之治在乎大臣或者曰聖君在上神明獨運臣下奔走率職奉令承教而已烏得曰天下之治在大臣乎應之曰聖君在上神明獨運臣下奔走率職奉令承教此爲小臣則然也聖君在上則其任大臣也尤專而大臣之所以報稱者尤爲不易何以言之聖君之爲治也必有高出乎數千載之大志必將大破數十年因循怠惰之結習厚生植敦教化正人心飭吏治廣言路求賢才其極至於舉一世而進於唐虞三代之隆此非大臣之有其學有其識有其力其何以濟漢文帝三代以下之賢主也其大臣如絳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八

灌亦重厚可任之良臣也而賈生之論以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爲豈惟漢文雖堯舜之治亦然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有堯舜之君則必有益臯陶稷契之臣無益臯陶稷契之臣雖堯舜不能獨成其治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人之自命未有願爲容悅而不爲安社稷者也及觀其立身按其行事未有能不爲容悅而爲安社稷者也此不可解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聖君在上言必聽諫必行而爲大臣者不思推廣德意日夜講求民生之疾苦以興利而除弊推賢讓能精白一心以



盡去其患得患失之私心抑亦可謂惑已語曰慈父不責  
無用之子明君不蓄無益之臣食君之祿乘君之車戴君  
之榮寵自一命之士皆當憂勞其職業而況於大臣誠能  
竭忠盡智勿居高位而習卑論勿見小利而遺大體勿安  
恬嬉而憚奮發勿工媵娶而憎正直勿蔽民隱而便身圖  
勿匿私意而壅主德夫如是則功名垂於無窮爵賞延於  
後世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九



好善論

自古人主保有國家莫不欲安而惡危喜治而厭亂然而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其故何也蓋納諫與拒諫之效不同也然吾觀自古人主保有國家亦莫不知納諫則治拒諫則亂自非大無道之主鮮有甘心於致亂者然而納諫之日常少拒諫之日常多何也則大臣之好善不好善有以導之也語曰將順其美將順之事多端未有大於導君以納諫者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逢君之事多端未有大於導君以拒諫者此之不可不察也夫以大臣都高位戴殊寵一以爲心膂一以爲股肱宜其感激奮發日夜竭其思慮以講求天下之利弊汲引人才獎勵敢諫之士以期致君於堯舜而顧導君以拒諫何哉蓋後世之爲大臣者非盡以德舉也其間固有因緣遭際躡取顯榮於一時者其平居旣無進思盡忠之節其啟沃於左右類多猥瑣齷齪因循拘牽之論見有侃侃諤諤稍能尋求乎治道者愧其言之不自己出而適以形己之短是故不必糾彈之集於已而導君拒諫之心已膠固於中而不可解矣其甚者拒諫之事旣成且謂吾君本不喜人之諫諍以杜天下之口於斯時也雖有願治之君英斷自己猶以爲此大臣也用人勿疑之意謂何故姑欲保全之以存國家之體及至



斷乎不可保全而後去之而禍患之形固已成矣嗚呼國家亦何負於若人而必快其一時之私意以釀成數十年之禍患哉然而如此之人往往接時而有此之謂不可不察也夫自古人主暗昧不明任匪人以拒諫者多矣試以英斷願治之主言之漢文帝虛已納諫衛士上書止輦受之然賈誼之論則絳灌以爲麤疎武帝嚴憚汲黯至自謂不聞黯言又復妄發然公孫張湯之屬則欲因事誅黯唐明皇初用姚崇之言使羣臣小大皆得直言無忌諱謂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其後用李林甫則周子諒擗死於朝宋仁宗開天章閣召韓范富使盡言天下之事其後唐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十一

劾文彥博則不免於貶竄此四君者皆賢主也然其臣猶如此由此觀之大臣不與拒諫期而拒諫之事自至拒諫不與禍患期而禍患之端自集仁宗幸而得彥博故天聖慶曆之後尙不失其爲治明皇不幸而得林甫使開元之治不終藩鎮之禍至與唐相終始此豈非往事之明鑒與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士止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嗚呼千古之治亂安危未有不繇於此不可不察也



鄉賢論

事有行乎一時而實繫乎千古之世道人心者恆人忽之君子慎焉鄉賢之祀於學校蓋古者國故先老之義今則覈其人之行實以上於朝

詔旨定其可否入祠之日爲文以告於先聖其典之重也如此賢有司必采之輿論以闡幽表微爲己責而不徒爵位之是徇賢子孫必質之幽獨以不愧不作爲顯親而不徒榮寵之是誇而後下無濫請上無濫舉昔明劉健之當國也有司欲祀其父亮鄉賢健謝曰吾洛鄉賢有二程子在吾父雖賢豈敢及此亮有學行著於史冊健猶不敢當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十一

是舉卒之洛陽之祀鄉賢者世不盡知而亮之名無窮然則子孫所以顯其先人固有道矣吾嘗推健之意豈不欲其親之俎豆宮牆垂之不朽哉特以茲事體大宜俟日久論定而不敢以汲汲且當日之有司誠以亮爲賢而欲舉之耶抑以健在相位而姑徇之也以亮爲賢而欲舉之則當時雖不舉及久之久之而亦終必舉夫旣終必舉矣而亟亟焉舉諸健在相位之日使悠悠之口轉得議論其後健以爲是未足以質聖賢而信萬世也若以健在相位而姑徇之則是學校之重典禮之嚴徒爲有司者媚悅相臣之具而不顧夫禮義廉恥之將至於潰敗則有司爲無識



而其舉爲謬妄以無識之有司謬妄而舉吾親於鄉賢健  
之賢其肯聽之哉不亟亟於一時之榮寵而其親乃以不  
朽然則健之所見者大矣夫禮義廉恥世之競於名利者  
恆有所不暇顧獨恃一二君子相與守之苟一旦而潰其  
防名教幾何而不掃地也吾不敢昌言於衆而姑私論之  
以俟世之君子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擇焉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貞女辨

女未嫁而徇其所許嫁之夫論者非之余以爲不然蓋曾子問所詳者皆事之變也周衰禮廢夫子與其徒講明而切究之使無失乎禮之中而不過責人以難能可貴之行非夫子之有所恕也雖先王之制禮亦順人情而爲之防未嘗逆探人之所無如何而爲之禁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因之制爲繼父之服非先王之開其爲此也以爲夫死妻稱子幼而又無大功之親有母子并死而轉於溝壑者矣故雖已嫁之婦猶不禁其改適人也然而矯世厲俗之意未嘗不存乎議禮者之口故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四

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此又吾夫子之徒講明切究以維持乎禮教之意也許嫁而未行視已嫁者有間矣然古者六禮之行爲期非遠也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故自納采納吉而遂以親迎者其常也不幸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齊衰以弔夫死亦如之固儼乎有壻與夫之名矣婦人不貳斬而使未嫁之女斬衰以弔夫婦之分固已定矣此鄭康成之說義疏以爲未確而謂不改適者爲從父初命而胡爲其不可以徇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非受幣不交不親今旣相知矣交親矣謂父母主之而女若弗聞也者所謂甚難而實非也女子許嫁纓明乎其身之有



所繫屬也而胡爲其不可以狗也故謂未嫁而夫死而終身不改適爲非先王之有明禁則可謂其大失乎禮之意而不足以矯世厲俗則斷不可詩之托始關雎也以其摯而有別非摯無以見其別非有別不能成其摯也一禮不備則名之曰奔男女之別嚴矣而許嫁而夫死可以終身不改適其摯爲何如乎而何可以男女居室之大常相提而論乎張左金之女許字陳茂才翰濬未嫁夫死而歸於陳以守左金述事略乞言於余作貞女論貽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五



辨惑

好榮而惡辱者人情也。好榮而并其近似乎榮者而亦好之。惡辱而并其近似乎辱者而亦惡之。猶人之情也。好榮而反以甚可辱者爲榮。惡辱而反以其甚可榮者爲辱。此則惑之甚也。何謂榮？何謂辱？古之時賢者必在上。不肖者必在下。爵祿以奉之。等威以崇之。以爲是。憂勞天下而已。無所利於己也。降而春秋賢者不必在上。不肖者不必在下。於是乎功利之說興。時則孔子。孟子。與其徒講明先王之法。崇仁義。黜詐力。以維持人道。而萬世賴之。自叔孫穆子之論以立功立言與立德並爲不朽。而列國之卿大夫。桂門自訂初稿。卷一。六。

子產叔向之倫。與夫布衣處士。莊周。列禦寇之屬。各以其才智自顯於天下。然而義利之辨。猶斷斷如也。蓋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子產之言也。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叔向之戒也。貧者士之常。列禦寇之記也。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莊周之論也。自周之衰。以及兩漢。上以覘有國之隆替。下以卜有家之興衰。未有不由此者是。故榮夷公好利。芮良夫憂王室之將卑。李禹好利。史遷歎李氏陵夷。衰微皆此物。此志也。范蠡之在越也。定傾節事。相與亡吳而已。及其去而爲鴟夷子皮。爲朱公。而後三致千金。楊惲之在漢廷。輕財好義。廉絜無私。及其失爵。



位家居而後營產業治室宅以財自娛也之二子者不爲  
賢者也然猶不敢居君子之位而行小人之事也然則古  
之所榮者道德也所辱者功利也後世之所榮者功名也  
所辱者貨賄也以爲功名之道猶有補於斯世而可以無  
媿於聖賢焉故亦不禁其榮之也世之以仕宦而致貨賄  
者吾惑焉彼其學未嘗不通古今其才未嘗不足任天下  
之事其羞惡之良與聖賢未嘗異也迺忍而出於此其始  
一人爲之猶相與非議之也其後衆人爲之則相與豔羨  
之矣見有一二絜清自好之士則反笑之以爲其才之不  
逮榮辱之見淆而好惡之情奪此何異於狂泉之酌以不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七

狂者爲狂者乎嗚呼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苟號  
爲士大夫而惟貨賄之是尙禮義不足以正其志廉恥不  
足以一其防此則賈生所以寒心雖當漢文之盛而不能  
不爲之太息者也作辨惑



後梁春秋論六則

宣帝任術好謀知人善任論者以爲有霸王之略英雄之志焉夫葛藟猶能芘其本根而帝當淮海版蕩宗社淪陷曾不是恤方擁眾自固外連強援卒使江陵傾覆梁祚再斬惡覩其爲英雄者乎迨陳氏代興東南尺土已非梁有帝獨撫有全楚位號無改觀其著賦愍時憂憤歎咤蓋其所志者大不僅所就之區區也奉梁遺統享國傳世卅有餘載雖未能光復舊業其志亦少伸矣舊史爲宣帝立傳雜夷裔僭僞者之列至唐左史劉知幾著論以爲宜云世家今取其言爲春秋新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六

明帝纘業密邇寇讎乃能內事撫綏外修好大國以禦侮而固圉沌口南紀之役陳人之欲逞其志者屢矣然竟不能得史稱帝孝友仁慈有君人之量御下有方賞罰得衷朝周及隋皆見崇禮保世克家號爲令辟非偶然也

余觀安平義興羅川之事而歎民之秉彝不以喪亂而滅息也梁之始興非有伐罪弔民之實其後亦非有深仁厚澤之貽而故國舊君之思歷陳迄隋未之有改豈非君臣之義出於天性者然乎而况能以三代之治治之者乎古之王者所以兢兢於民惟邦本而不敢少肆其暴虐者良有以也



余於後梁得死節之臣三李廣許考敬皆將帥獨蔡大有以守土之臣死於其職當有學行可稱而傳沒不見僅書其名於宣帝篇中惜哉蔡氏於後梁多當重任大寶以智略爲宣帝佐命論者比之武侯名亦顯矣大業之救裴正明各爲其主之義而居喪以孝行稱大有當亦其兄弟可謂一門之內有忠與孝允恭以舊家子紀述故國其書不傳重可惜夫

魏益德尹正薛暉皆以雄武之材自奮於功名之會豈非以其時哉當魏入江陵威震南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而尹德毅乃欲掩其不備反敗爲功可謂雄畧事雖不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九

成其志亦甚壯矣昔之奇挈族虞公執子家奉身魯侯逐卽墨謀廢王建餓王威計斥劉琮虜沮授流涕袁宗滅此皆成敗之幾在於俄頃而聽言者莫之或省古人所歎勿謂國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梁始草創轉側危殆非附強援不可得而立將命之功於斯爲大初梁使如魏周文使東閣祭酒榮權報命稱其人未嘗失信梁雖蕞爾禮尙往來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岑善方其有焉袁倣所爭重在國體使附庸小朝伸於列國專對不辱其斯人歟方梁廷諸臣勸明帝起兵應尉遲迴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柳莊一言使梁室危而復安夫帝



王之守與人臣不同盡節保世各有其義柳莊其可與權  
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三



桂門自訂初稿卷之二

讀儀禮

喪服傳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亭林謂此十四字乃經文也合下子夏傳自爲一條今本誤連之竊按此與上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文勢正同傳者於此自起兩例而兩引舊傳以釋之耳不如亭林所言也

桂門自訂初稿卷之二

卷之二

二



讀禮記二則

檀弓爲懿伯之忌不入注謂敬叔有怨於懿伯疏謂敬叔殺懿伯故難惠伯然同在君朝又奉使相隨不相畏難者但爲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此說誠不可通故劉原父有忌日之說而陳可大取之今按左傳杜預注云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正義曰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逢其讎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報仇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而鄭注云云是鄭之謬然則此條鄭氏之失前人已明辨之似可以補陳氏之闕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按祭義鄭氏注云四學周四郊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二

虞庠也大戴禮記保傅篇盧景宣注云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與鄭稍異而北史劉芳傳云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學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云云則專主鄭義參而考之經文西郊似當作四郊然自正義以降皆作西郊北史之文蓋斯義之僅存者至今本魏書劉傳亦作西字則與本傳上下文義自相違反疑是後人轉據今本禮記以改之矣



讀春秋 四則

說春秋者莫善於孟子兩言其中義例則究以左氏爲近是但有春秋之例有夫子之例左氏兼收而並載之如列邦之事不告不書及所謂稱君君無道諸條大抵皆春秋本例魯號秉禮舊典猶在不應史失其官都無一毫成法而或事迹易明於義兩有所當又或史文久闕夫子亦因而不改至如狩河陽一條爲夫子特筆左氏特揭仲尼數語昭如日月又謂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此處變文起義自指夫子已修之春秋詳考於此而採二傳之精者附益之微言大義猶可十得六七余經學荒蕪愧未及此姑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三

識所見以俟有識者砭起焉

夏五之爲闕文舊矣邵二泉氏謂不補月令爲不誠於後人鶴按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條蓋有本事并月字而逸之不容筆削之際獨補月字故存其舊以著闕文之義不得謂之不誠

鄭伯髡頑卒於鄭與宋公佐卒於曲棘正同而特詳其文曰如會曰未見諸侯此似有微意其不正名爲弑者則所謂傳聞不勝簡書是也必謂背傳從經恐舍傳而經之意愈晦矣

定之元年蓋春王三月也說非不是但隱莊不書卽位不



以無事而不書正月此是元年必書正月之証而定之篇  
無之卽謂之無正可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讀左氏傳

董狐古之良史也是言其平日之爲良史也書法不隱是美其質言盾之弑也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是言其平日之爲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是言臣不討賊之非臣而不得辭弑君之惡名也惜也越境乃免是言其未出山而復僞跡顯然而并爲與聞乎弑也毛先舒解越境乃免爲出非奔不歸較前人所說爲允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之曲而當乎守道不如守官守道者守君命召不俟駕之道也卽所謂經也守官者守不見皮冠不敢進之道也卽所謂權也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之簡而盡乎聖人之言雖見於諸子傳記近似駁雜猶當篤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五

信而深思之左氏所載乃其醇者而紛紛議之是豈有所不得已哉是好辨也



讀晉書

王舒傳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裒薨遂代裒鎮褚裒本在王舒之後不應如傳所言此蓋元帝子琅邪孝王裒嘗爲宣城郡公歷此職帝紀及元四王傳甚明如此衍一褚字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六



讀隋書

五行志陳初有童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後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擒獸黃斑之謂也按擒虎唐人謂之韓擒北之只作韓禽是也兩虎字乃誤增下條及本傳並同此條本言擒本名擒獸衍一擒字則文義不可通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七



讀綱目正編四十四則

周顯王四十六年韓燕稱王考證云諸國稱王皆書而趙不書疑漏鶴按諸侯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令國人謂己曰君故存其實

赧王五十八年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分注不韋娶邯鄲姬云云鳳洲曰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於理爲難信毋亦不韋故爲之說洩之秦王使其爲眞父以保富貴而六國亡人侈張其事謂秦先六國而滅也鶴按此論真有特識史記譙周索隱之說蓋亦疑而未定之辭卽其事莫須有而悠悠之談宜絕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八

智者之口也此義不明而以牛易馬及至正帝爲嬴國之子談史者始紛紛以曖昧加人矣

五十九年秦遂入寇考異云提要作秦遂入寇京師陷王卒鶴按周本紀是時東西周分治王寄焉而已矣入秦獻地乃西周武公秦歸之於周與王一時俱卒提要之文於事爲近而東西周之滅尙在此後七年正義謂赧王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朱子無統二字似亦本之此也

七國甲戌年燕大子丹使盜劫秦王鶴按六國不劫秦未嘗不爲秦所滅此時事勢亦萬不得已丹之志事有足悲者荆卿書劫足誌其實例以聶政未足服其心矣



漢高皇后呂氏元年竊按孝惠崩太子卽位高后紀言張  
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後宮之子安得遽謂之非  
劉氏孝文卽位大臣乃言少帝及三弟非孝惠子綱目亦  
以呂后所名孝惠子書之綱目蓋深得傳疑之法尹氏比  
之莒人滅郕恐非盡當時事實也○然則曷爲以呂氏紀  
年其文則史也史記有呂紀無惠紀漢書有惠紀復有呂  
紀安得不據而書之曰綱目之修正名分而已呂氏亂正  
而一本舊史無所更正乎曰此綱目之所以爲綱目也彼  
少帝者呂后立之呂后廢之呂后又立之孝文誅之而諸  
家之說或以爲出自呂氏比之疑獄安得援帝在均房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九

例乎蓋以少帝爲不可知也是亦傳疑之意也

孝景皇帝中四年夏蝗冬十月日食考異云夏蝗當在日  
食下錯簡與四年同考證云因司馬公舊文之誤竊按此  
二條並漢書本文通鑑及綱目不得而改其實非錯簡也  
師古謂月號皆太初正歷後所改或者此是秦之十月追  
改所未盡耶

孝昭皇帝元平元年立皇后許氏竊按立嫡立妾之別朱  
子本例甚明劉益友自立一例與朱子相反乃謂張后許  
后諸條爲變例考諸后中惟張后爲孝惠姊子可從劉氏  
之說至於許后孝宣於患難中娶之及蒞至尊未有失德



居位日淺卒被霍顯之禍而劉氏乃以爲立微者夫許后之微孰與子夫飛燕孝宣於民間聘之又安得謂之微者書法曲說害理莫此爲甚胡氏之論蓋知正家之大義矣○又按上官后之立年始五歲且啟桀安異日之亂故綱目改從變例劉氏乃無所說尹氏又謂文無貶詞皆誤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立婕妤王氏爲皇后考證云據唐立武氏詔書謂事同政君則此上當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婕妤必傳錄闕漏竊按元后之立從孝文竇后之例足誌其實自來以宮人賜太子及諸王見於史傳者非一初無聚塵之嫌唐詔之文正所以自蓋其罪豈可援引虛詞證桂門自訂初稿卷二

成妄論同於魏收之爲史誣竈先代者乎考證之謬此爲甚矣

二年蕭望之自殺竊按朱雲勸長倩自鳩奇節之士自爾不同明高忠憲之被急徵也無錫華時亨仲通先期刺知之因贊忠憲自沈其人亦勵節士而事頗不著余故述之以附朱游之後

孝成皇帝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竊按朱游言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矢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朱廣平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



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  
閤力爭與子同死鄒汝愚曰方今小人在位君子屏棄智  
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此  
數條足以廉頑立懦○西涯樂府責朱游借劍不報蕭公  
仇然當蕭公和藥後朱游坐與陳咸漏泄禁中事髡鉗爲  
城旦後來上書則蕭公仇已盡矣西涯苛論非事實也且  
安昌侯附和王氏其可誅顧反出恭顯後耶

新莽辛未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考異云寇從提要作塞  
爲是竊按書法發明並云入塞汪氏所見或是別本偶然  
耳其餘攻擊斬殺頗有與本例互異者苟無害於義從舊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十一

文可也

戊寅年莽大夫楊雄死鶴按子雲爵位例不得書卒卒之  
以錄賢耳今若削此條不書貶之之意見而善善從長爲  
賢諱惡之義亦無不備矣旣書於冊則自然不能自亂其  
例而論者至謂朱子有意抑雄又何其悖也

漢帝元更始元年鶴按更始之立朱子明有不成君一例  
止緣他處更無可相比故汪徐皆未及考正而尹劉之論  
則尤不考之言也夫莽之爲新桓之爲楚篡而旋滅始斥  
書名自曹孫劉石而下莫不書曰某主且更始諸將皆得  
稱上公大將軍之號豈其於漢室之胄光武所嘗北面而



事之君而獨斬其帝號耶名號例曰篡賊曰某新莽之類不成君曰帝某帝元之類可見凡書更始之名皆當冠以帝字惟淮陽之封在降賊之後則書名爲宜耳攷異諸書毛舉細故而此等名分所關反闕焉莫之是正所謂網漏吞舟者矣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司空周章自殺考異云不書以周章爲司空闕漏也鶴按例云自永初元以後三公因事乃書然則非闕漏也惟章武之元不書以諸葛亮爲丞相則似乎承帝魏之文而未及盡正耳又不當泥此例

建光元年尊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考異云嫡字羨鶴桂門自訂初稿卷二

按耿姬乃清河元妃而曰甘陵大貴人非名也特書嫡母正之

延光元年以楊震爲太尉鶴按楊公危言殺身不悔所謂仗節死義者其人歟胡氏伊氏之論苛而無當雖曰君臣義合然旣取尊官厚祿而居之安得一言不合遽引見幾之義而忘在三之大戒耶北鄉援立濟陰反正楊公而在卽不能有益於國其能爲李子堅決矣議之者正恐有言之不忤之失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策免太尉回鶴按推舉侍醫事出倉卒旋爭建立奉身而退觀其遣子還家亦可謂數日而知



死處者矣自順帝以來定策之功往往出自貴戚宦豎乃由中興三公不任職事功臣權輕所致至於酖弒之事尤未易明三日之間豈如後人據史坐論了然於賊之主名而責臣子以輕縱耶李公於此能去之又死之揆之大義已無不盡尹氏之論是責人無已時且不考當時事勢也

孝靈皇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發明云滂儉等不得列書於冊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鶴按此而列書將不勝書尹氏之說非也孟博之賢亦非元節所及

孝獻皇帝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鶴按操死具官爵蓋如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三

宇文泰之例書法以爲幸其死乃曲爲之說也操死而不篡何幸之有

昭烈皇帝章武三年丞相亮受遺詔輔政鶴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二語頗爲後人口實余謂託孤事重不容失言使昭烈果有此言豈復伸大義於天下之本懷如魚得水之氣誼耶燕主傷將死以國讓其弟恪恪曰陛下如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豈不能輔幼主以昭烈之於忠武旣不應信不及此而晉簡文遺詔桓溫依居攝故事乃有少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自取之之語王坦之於帝前毀詔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何得自專於是改詔溫依諸葛武侯



王丞相故事又不可謂昭烈君臣都無文度之識改詔之後方依武侯故事然則自取之文非章武之舊典明矣承祚雖曰信史茲事所關者大容或出於晉室君臣之意曲筆存之史通有言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不可以事出國志遂深信而弗疑也

帝禪景耀元年魏主髦養老乞言於太學鶴按高貴鄉公曹氏之英主討賊而死爲得其所不可以成敗論也劉氏謂養老惟髦非美詞悖矣

晉世祖武皇帝大康元年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鶴按吳蜀死節諸人皆武侯所栽樹讀張悌對諸葛靚語名賢一

桂門自訂初稿卷二

四

顧矢死弗諉雖無益於吳所以處死者審矣以武侯之忠純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姜伯約以親炙之餘不能堅其大節可爲恨恨

孝惠皇帝元康元年廢太皇后爲庶人鶴按張茂先依違兩可之說令人齒冷且當是時朝野皆知必亂而茂先尙欲優游卒歲謂爲博物君子吾不信也尹氏持論多過於刻深獨於茂先謂其稍能持正將何如而後謂之踰檢耶毋亦爲盛名之所眩耶

九年廢太子遹爲庶人鶴按潘岳之罪大矣元遺山責其拜路塵大約此處一失足則亦無所不至矣名士戒諸



永和元年侍中嵇紹死之鶴按嵇侍中立朝正色本是一代偉人蕩陰之忠所謂歲寒然後知耳張宣公謂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吾以稽延祖卞忠貞之生平驗之猶信

顯宗成皇帝咸和七年分注趙王勒云云鶴按高祖創業之君光武中興之主世龍倔強借以斥有晉諸君而自釋其投足劉氏之故蓋謂憑藉先澤雖英武如光武已猶不爲之下况孝元以下鹿鹿者乎至於詆譏曹馬亦明以斥晉氏之先祖其言則是其所以言則非因其自許而亦許之斯無識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十五

安皇帝義熙十三年分注姚泓之降也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欲於我不如引決泓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鶴不意僭國乃有北地王

宋魏丙午年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陳少章曰江州誤作梁州乃漢中也鶴按此等處陳氏所摘謬誤余所見本已多改正而其餘復往往有誤字亦非陳氏糾舉所及疑皆刊本之譌非元本如此也韋孝寬加兵尉遲迴劉氏尹氏皆曰堅兵止書擊今本乃作討字汪氏亦云傳寫之誤與二家所見本復有逕庭知此書之互異由來舊矣

隋唐戊寅年秦主舉卒考異云當作殂書法云不書殂將



與唐以正統也鶴按薛舉林士宏不過羣盜之雄事至微淺特以世亂無統書主書卒究不得如赫連馮氏之例此綱目之權衡二說皆非也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年討梁師都攷異云前此唐兵攻梁書伐書擊此誤作討書法云書討召狄且迷復也鶴按迷復之說是也旭日旣升燭火當熄理之常也武后永昌元年太后自名嬰攷異云當作武氏以後俱當作嬰不當書太后若周鶴按所書武后之事綱目義例已精不必盡如環溪之說也其言不當書周則是又言間無異事周字當削則亦未然據周殺右將李安靜不書其及以狄仁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去

傑同平章事不書周書法以爲皆心乎唐者可見每條周字俱不可削惟當改爲武氏耳

久視元年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攷證云文惠當作分注鶴按司空梁公皆反正後所追加并其謚而書之不以仕周累狄公耳此是綱目變例不當與前後諸條同科

中宗皇帝神龍元年分注胡氏曰張柬之等兵旣入宮當先奉太子卽位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鶴按此所論甚得春秋絕不爲親之意然非聖人之可與權則臨幾而能斷者鮮



矣觀崔元暉之對則天謂此正所以報陛下而姚元之至於嗚咽流涕則當時事勢與後人之空言本不相合無惑乎反正諸賢之慮不到此也太史公謂爲人臣子而不達於春秋之義則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諒矣夫

二年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殺鶴按爲所殺者不以惡逆加君子之辭劉氏尹氏深責五王及顏文忠非所以爲訓也且五王失之縱賊豈足掩其反正之功文忠從容就義亦何嘗處死之不審何必設淫辭而攻之耶

明皇帝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考證云當書宦者鶴按攷證是也書法以爲不勝書故不書綱目恐無煩則都捐之法後皆倣此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七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王叔文爲翰林學士鳳洲云叔文以一言合順宗亦未爲非深遠慮至順宗卽位諸所措注皆能革德宗大倣之政而其最要且正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司馬奪宦官之兵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不能全身亟貶而至砣死卽劉闢爲韋臬求三川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寧不爲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鶴按此論亦本范文正公王伯厚之說然任文用事賈耽鄭玠瑜耽與共事稱疾不起則其人可知矣且其所依附者李忠言何能罷中



人之兵柄耶○自古未有附和其人而能爲國家除大弊興大利者何進訓注究竟何如惜哉以八司馬之才而慮不及此

穆宗皇帝長慶二年魏博殺其節度使田布鶴按田氏父子乃心王室忠義出於天性廟堂處置失宜使皆不得其死元稹末路蹉跌乃以排擯晉公之故勸穆宗雪王庭湊而使智且勇之行軍司馬屈而爲宣慰之行雖使命不辱亦何補於國體之虧損與國是之淆亂敬宗旣知宰相非才又不擇其人而任之逆亂之徒安得不接迹於天下哉武宗皇帝會昌六年立光王忱爲太叔太叔卽位考證云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十六

太叔古無是號自宣宗始晚年讒臣建議乃有拜姪之嫌不知藩王承統嗣君拜先君皆禮之所有當去太叔之號書光王忱入卽位鶴按徐說甚可觀然綱目書唐末諸君繼立大抵據事直書以示戒爾又尹氏謂宣宗之立不書卽位疑他本互異卽位二字變文爲立則於書法尤合徐氏欲削去太叔之名非傳信之法矣

五代戊辰年鶴按稱唐天祐同作分注而加於開平之上義例甚精後人紛紛欲以天祐虛名比之嗣聖以斥梁之僭僞乃不通史法之論耳

癸丑年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書法云書郭榮正之爲



周主子鶴按非我族類如何正之爲子一書養子足見其  
失餘仍本文而已下云以郭榮爲開封尹不云其子則榮  
固非周主子矣夫以綱目事近義明說者猶多紛擾况春  
秋大義聖言幽遠而以一後人之見斷之郢書燕說可勝  
道哉

丁巳年契丹北漢會兵寇周潞州鶴按此寇字尤宜改正  
劉尹說非

續編十七則

宋仁宗皇帝皇祐三年分注帝慮介道死有殺直臣名命  
中使護之鶴按此仁宗之所以爲仁然保其身何如用其  
桂門自訂初稿卷二  
言之爲得耶明神廟在御久中外陳奏多不省或直言指  
斥亦不加罪於愼行稱帝寬大宋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  
使人主動心寧可或加之罪上意猶有所儆省若概置勿  
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然則仁宗此舉固如天之度亦啓  
後世以虛文相應之漸

英宗皇帝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王典禮鶴按藩王承統  
尊崇所生自漢以來爲未定之論至於明之入廟稱宗而  
事變極矣夫稱考稱帝俱宜死爭明倫大典豈足以洗千  
古之陋然在有宋諸臣得失却自中半稱名之處當參用  
歐公之說蓋定名本生正所以著爲人後之實故張璠謂



不去二字稱考與稱叔無異豈待沒其父母之名始無二本之嫌也哉改稱伯叔旣非必也正名之義而追崇爵諡又義之所不得而起當以程子濮議爲正不可執一偏之論也 又按改稱伯父程子亦主此議然孝宣承昭而悼考稱考光武承元而南頓稱親是本無此典也惟審配上袁譚書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或者是東漢之末失耳

神宗皇帝熙寧二年王安石參知政事分注帝曰文學不可任耶云云鶴按觀此知文學經術吏事皆非所以擇相哲宗皇帝紹聖二年贈蔡確太師諡忠懷鶴按此條於書法未合若云贈蔡確官及諡則可然亦不足以累筆墨載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十三年秋七月分注洪皓云鶴按萬死之餘卽極言觸時諱如此忠蓋之氣過於蘇子卿矣

二十六年淵聖帝卒於金鶴按周密雜識云至元二十二年楊晃發徽欽諸陵徽欽初葬金五國城宋遣使祈請得還禮官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椁仍納袞冕於椁內不改歛至此被發徽陵止有朽木一段欽陵止有鐵燈臺一枚而已考淵聖殂逝在徽宗歸葬後十又四年史言孝宗遣使祈請山陵金世宗言爾國何舍欽宗之柩而求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葬之遂以大定十一年三月葬



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是欽宗未嘗歸葬也高宗於梓宮入境不行改殯心事誠不能逃後人之議其實徽宗之骨金人亦何用而必以他物易之如泗水所言揆之人情當不如此證以欽宗之未歸葬不辨而知爲傳聞之誤矣  
寧宗皇帝慶元二年十二月分注朱熹撰封事云云鶴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以爲無此事余謂其弟子相傳云爾不可謂無此事然疏既未上自不當書於史也

嘉定元年王柙還自汴鶴按四朝聞見錄云柙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爲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據此則當孝宗正名之日似約爲兄弟者與正史不同

桂門自訂初稿

卷二

三

復秦檜爵諡鶴按函送首事之首宋之君臣貽笑千古而弗恤矣此之紕繆復何足書徒益鯀蕪而已

理宗皇帝寶祐四年竄太學生陳宜中等於遠州鶴按周密雜識謂是時學校之勢橫甚至賈相以利祿餌之則翕然頌功德矣又謂黃鑄知廬陵文宋瑞起兵勤王鑄百計沮之癸辛言此者非一至比之典午清談當日士風蓋可想見然公謹之意若不滿於道學諸公則殊爲不揣其本又以六人爲劾史嵩之得名則異詞所當攷也

元成宗皇帝大德七年蘭谿處士金履祥卒鶴按仁山宋



之遺民其建言及却聘並在宋世宜從晉徵士之例爲是武宗皇帝至大四年皇太子卽位鶴按以弟爲子古所未聞公羊之說仲嬰齊前人已正其失矣武宗事不師古瀆倫亂名終啓後日之禍不改而正之何以爲史余謂此條宜變文書立而皇太子三字與前領中書令二條皆當書仁宗之名罷尙書省一條則徑宜去之方合正名之義於本事亦未爲沒其實也

泰定皇帝致和元年分注王禕云云鶴按泰定升遐嗣君繼世改元天順幾及三月斷無不舉請諡之典之理疑文宗沒之而暴揚其惡元事擾攘史文脫略遂致有舊聞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一

三

謬也

己巳年鶴按一統之世而有分注之年自綱目以來未有此例且明宗旣立不應復用文宗之號余謂此條宜大書明宗皇帝和世疎元年九字於分注天曆二年四字之上而自稱帝和寧之北以後諸條皆應削去周王二字八月丙戌一條亦宜書帝書崩蓋爾時天下猶元之天下明宗爲武宗長子次序當立視晉王之繼統尤爲有辭雖身未入中國而據事書之足爲明審改從變例不足以正懷王之罪矣

立圖帖睦爾爲太子鶴按亦宜書弟



文宗皇帝至順四年鶴按四年二字宜去順皇帝元統元年七字宜大書不宜分注

御撰三編三則

景皇帝景泰三年于謙請解總督軍務不許鶴按忠肅以震主之功居猜嫌之地南宮易儲必有造膝密謀爭之不能得者又以景皇委任之重不忍決然舍去故有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之歎奪門之事以忠肅之智豈不嘗一料及此及其死也尙被迎立外藩之誣故野史載其有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之語此則天下後世雖有公論而君子不宥一日冒不韙之名不可疑其說之誣也

桂門自訂初稿卷二

三

英宗睿皇帝天順二年徵江西處士吳與弼爲左諭德鶴按前史多不滿於康齋至謂其爲曹吉祥作譜序稱門士考此事出瑣綴錄本尹直謗言非智者所宜信又張元稹遺書康齋責其與弟抗訟公庭泥首對簿其實亦屬誤聞顧端文嘗辨之七十老翁力辭榮寵不應細節反狼狽若此

憲宗純皇帝成化二年貶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提舉鶴按文毅見義之勇千載下猶當聞風興起區區科第豈足爲榮必如文毅乃足爲科第榮耳



桂門自訂初稿卷之三

書手錄讀春秋記疑後

右讀春秋記疑凡四冊十二公各爲一篇無卷次鄉貢進士蔣維城公表撰余初於郡志見其錄書無刊本疑其失傳久之聞蔣氏尙有其書乃訪求之又久之而得此本蔣氏世習春秋鄉貢博學多通爲此頗糾文定之失而條舉衆說貫穿熟成足以知其用功之深余旣手錄之復每篇爲之題識以其得之難又以志余搜訪之夙心也余嘗謂前賢之著作有顯有晦其始晦而終顯者往往賴人以傳則其責存乎後進故時時求名家藏稿欲得其可傳而未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一

顯者以撰爲一編貽諸來哲庶盡余之責亦庶幾余之得附驥尾以傳然而此書已如甕然空谷之足音則謂物聚於所好者恐未可以信然抑尙恐余信之好之之或有所未至而不敢以自解故姑志之於此此余之心也



讀宋史德祐帝紀

嗚呼世皆謂宋之亡多忠節之士以爲養士之報以余考之殆不盡然夫宋事至理宗度宗之世其爲阽於危亡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士生其間有能超然遠舉則深山密林踰伏而不見可也其仕焉者則竭忠盡智以求爲一繩之維幸而濟則君存與存不幸而不濟則國亡與亡可也不此之務而平居則偷旦夕之安一有緩急則相率而逃遁此何道哉當理宗在位四十餘年所號爲醇儒者西山鶴山蓋未嘗得究其用其它則僅依影附聲以偷取尊顯而一切用人行政足食足兵修內攘外交鄰禦侮之道悉聽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三

之權姦之顛倒而無所於問而理宗於此方日務爲名高國家之事泛泛焉若無所與於己其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非不日爲是說然實未嘗行其纖毫而不勝其宴安耽毒之患君臣上下以名相市子思所謂具曰予聖君之國是其日非者其此之謂乎而論者猶以身當末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必自此始亦可謂不知言者矣嗟夫理學之說其初一本乎聖賢宜若久而無弊而徒務其名其失猶至於此况乎勢利驅之浮華率之空虛滑之者哉是以孔孟之教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兵農禮樂皆其學安老懷幼乃其志也曷嘗務其名



而不究其實乎嗚呼世之君子不求諸實事而徒欲爭勝  
於口語之間其不致悞人之國家抑亦難矣古人所以慎  
密而不出者蓋爲此也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讀明史徐貞明傳

貞明字孺東貴溪人萬曆初爲給事中建言欲於直隸興水利墾田積穀以實畿甸而以次及河南山東陝西時未及用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十三年貞明自謫籍起尙寶丞廷議理其前說命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詣永平募南人爲倡明年二月墾至三萬九千餘畝而奄人勦戚占間田爲業者爭言不便爲蜚語聞於帝其事遂寢

陳子曰言利之臣君子所弗與至本原之計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蓋聖人之教宏綱鉅領莫備於大學其言平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四

天下之道興教化而已矣戒專利而已矣慎舉賢而已矣其於財用之際未嘗不戒之以財聚民散忱之以悖入悖出也然亦未嘗不欲生之而足之惟生之也有道而足之也有方則亦不外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而已矣天之生是人也并其人之所以養而亦生之惟其人不知天之有以養我而困於所以爲術夫是以待養於人而常至於不給聖人知之舉天之所以爲養是人者還之是人自山陵林麓城郭宮室塗巷而外無非田也自國之俊秀之士以及百工商賈而外無非農也爲之畝澮溝洫之制而水足以滋土土足以滋穀爲之土化之法而凡駢剛赤緹壤壤湯



澤鹹渴勃壤墮墟彊槩輕輿之地無弗可取而耕也如是而生之道盡矣生之道盡而食之爲之用之之道胥視此以爲之準矣禹之別九州也或田下中而賦上下或田上上而賦中下地力之有闕有不闕人功之有修與不修疑若一聽其自然者及觀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雖水患最深而一紀之後可以復乎故則知苟由畝澮溝洫之制土化之法而理之田與賦無不可進於上者故古者列國分爭秦趙燕齊皆今所謂西北之土非財賦之所出而當日之國用未嘗匱乏此其效也貞明之說蓋有以見乎此矣惜其用之而不終也及其末世而兵食益絀偷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五

爲一切之法以姑濟於目前民困而國以隨之豈非不知本計之過乎且夫聖人之言未有不爲萬世之著蔡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曰去兵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曰去食明之末世蓋當去兵與食之時也使當盜賊縱橫之際念大信之不可失舉其驕兵悍將勦饑練饑之屬而盡去之下哀痛之詔恤瘡痍之民而激發其忠義之氣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天下之大安觀其一旦而潰敗也哉嗟乎及其末世宜變計而不知所以變計當其數十年之前可以預爲之圖而卒莫之圖也此不知本計之過也夫兵食之計固莫有善於屯



田者也以待養之兵使之自食其力其初誠不免憚而生  
怨然兵之待養者未始不苦於所養之不贍也而又不能  
日日而練之不日日而練之則其力固且積於無用之地  
誠得有閒曠之士使之開墾俟其成熟而予爲世業以其  
農隙之暇而習之兵法教之尊君親上之義無事不至以  
養兵爲患而有事足以收捍衛之效此足食足兵之本計  
也吾讀貞明傳而深有味乎史臣之言百世之利爲浮議  
所撓而論者惜之也是以表而出之



書碧血錄後

楊左之獄千古同憤當時宵小亦知其不足以服人之心故謂左公於北司有屈詞而先撥志始諸書載之明史稿亦取其說余嘗謂君子能不顧禍福必不能不顧是非以羣小之誣讎汪文言所忍死不承者而謂諸公承之無是理也且諸公當日所處卽中智以下亦知其必死謂猶有畱其身以有待之心亦非事情也當日獄事甚秘外人本不能悉觀此錄載楊公血書至爲獄吏所竊而魏長君所述見聞尤詳彼親子弟所聞尙不過一二語而委曲密謀旁人何自聞之左公屈詞之說蓋卽羣小造作以簧惑天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七

天下者耳不足信也



秦三十六郡攷跋

右秦三十六郡攷辛楣先生所撰以班志校之確不可易難者曰晉以後之說固不可盡信矣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六國表所載盡同豈非三郡增置之徵曰不然也本紀二十五年定荆江南地降越君南越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由始皇二十六年至二世二年適十三歲是越君之降在二十五年三郡之置在二十六年故二十六年已有南至北嚮戶之文三十三年特取陸梁地以附益之耳猶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八

二十六年已云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而三十三年又有斥逐匈奴以爲三十四縣之文實則所取止高闕陶山北假中而並河之塞未之改也豈得謂先生不徵之史記耶難者曰南越之傳則固可據矣本紀昭襄王三十年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東越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則秦固有黔中閩中矣今先生言無此二郡者何也曰本紀言始皇立時秦已并蜀巴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無黔中之名則此郡已廢矣蓋當時郡縣廢置無常也東越傳言以其地爲閩中郡而先云廢爲君長當



曰郡縣皆置守令而閩中獨以越王後爲君長則猶之後世羈縻州縣耳故不列於三十六郡之數也曰後漢志武陵郡卽秦黔中郡非耶曰班志注曰武陵郡高帝置則後書非也如廣川國景帝置而書高帝置此豈可信耶且先生非好辨者也此攷以班氏爲主而證之史遷無不脗合故知紛紛之議非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書史通通釋後

浦二田氏所撰史通通釋條分縷析所改誤字錯簡俱明  
注於當句之下世稱佳本然亦時有舛誤姑就所見記一  
二於此補注篇蕭大圖淮海亂離志二田注隋志作蕭世  
怡撰新舊唐志並作蕭大圖撰世怡豈卽其人又云本撰  
缺錄其書按周書及北史蕭圓肅傳並云撰淮海亂離志  
四卷隋唐志撰人互異當由所見之本題名偶有不同豈  
可反謂本傳缺錄又蕭世怡本名泰入周以字行與圓肅  
大圖同在一篇而云豈卽其人此之一端爲有兩謬曲筆  
篇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此下移入鑒識篇夫史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十一

曲筆誣書至盜憎主人之甚乎一百九十八字二田所據  
以移易本文者特以二段皆有魏收字耳第次段云王劭  
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  
直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  
門之恥考齊亡之歲收墓見發當不見君懋所作其云持  
論激揚者乃約隋書劭傳之文則魏收二字本誤文也而  
據此以爲舊本之誤豈其然乎又秦人不死知符生之厚  
誣不引趙逸事以注之亦爲疎漏事見雜陽伽藍記曉嵐  
先生濼陽銷夏錄已詳之自敘篇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注云當作善志用左氏  
邪黑肱傳語則忘乎其爲魏文與吳季重書也正史篇至



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朱  
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孝穆崇二皇者  
桓帝之祖河間孝王追尊爲孝穆皇父蠡吾先侯追尊爲  
孝崇皇是也而注云五字傳寫譌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  
后考獻穆之立在桓帝四十八年其殂在魏高貴鄉公之  
世元嘉元年豈能豫爲立傳而乃以咎舊本之譌脫乎又  
列女傳之曹世叔去元嘉之世甚遠史通所引之曹壽明  
別是一人而載舊注云曹壽字世叔卽娶班彪女昭者誤  
合爲一雜說中篇至如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苟  
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此言世祖應稱武成世宗應  
稱文襄作者但欲除去世字而不復細檢襄成之別遂至  
人與事舛兩相混淆耳文意本明二田疑所糾止於改廟  
爲諡而於本文互易祖宗二字乃云下二句意未足疑有  
脫字豈非自生瘡痍乎凡此皆蒙之所未安者也



書手錄詠史樂府後

右明李文正公東陽詠史樂府百篇序稱宏治甲子歲蓋入內閣已十年特以文學領誥敕又當孝宗之世朝多君子文正黼黻潤色雍容於其間一時名士咸集其門公退之暇不廢吟詠讀其詩可想見其時之盛也夫文章之道未有不以刻苦而成文正作此在宦成之日疑未暇以專意而世傳其與謝鐸方石以詩詞相切劘凡所譏彈應時改定端禮門一篇蓋往復再四而始定古人好學深思至於如此抑亦可爲後學者風也余愛此而手錄之十有餘年矣今歲客江右之信州胥明府燕亭者好古之士也見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十一

此以爲行世本甚少因以贈之余所見本乃粵僧大汕所刊紙墨甚精大汕事見香祖筆記非真知風雅者而能表章此書尤爲好事也



書望溪集後

望溪所論古文尙書非荀董以下所能僞爲其文之易曉必秦漢間儒者苦其奧澀以顯易之辭更之說旣美矣至於武成康誥周官儀禮以及太史公書皆摘其瑕疵以爲莽歆之所竄則何其果於立說而前後之相違也莽飾六藝以文奸言正以其所傳會者盡出本經故足以惑人之觀聽若僞爲之而僞蹈之是兒戲之不若也而謂藉是以傾動一世莽雖愚應不出此且天生德於余漢兵其如余何亦莽之言也盡如望溪之意則論語亦莽所增竄也而可乎嘉定錢先生曰苟讀經而若此則亦無所難矣惜乎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望溪未之思也



書手錄丙餘集後

右在谷先生蔡家駒所作古文辭也先生與李徵君客山  
交客山推爲畏友爲文縱恣不若客山而峻潔過之一時  
作手皆莫之及客山稿旣已梓行此書獨無問津者本生  
府君嘗爲撰集已而失去乙巳夏日余始購得之揮汗疾  
錄五日都畢原目凡詩文百餘首先府君得其半茲所得  
又加少焉未知自餘諸篇遂爲廣陵散否也有美弗傳爲  
之悵惋彌日

桂門自訂初稿卷三

十四



書手錄蕁洲閒嘯後

張蕁洲先生之歿余以詩哭之有云不朽空將一句詩千秋品藻更憑誰祇愁神物終當化欲乞瑤宮與護持蓋余嘗求先生所著易解不可得又先生自訂制義百篇欲以授余余方厭苦舉業亦未之受至其生平詩稿尤富今不知盡屬誰何之手此閒嘯一帙乃其早歲之作余世父敬菴先生所論次吉光之羽僅有存者而余讎校未精表章無術亦何足爲先生有無益以信詩人之多窮矣先生名莖後更名鼎傳五十餘始爲諸生竟以窮餓老然浩歌自得無戚戚之態初應童子試以詩賦受知學使崔公而不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五

得雋及年踰八十例得以鄉試終場奏名又以校官之籍不符而止其遭際亦通人所吁云



書清谿集後

右清谿袁鉞振業嘗爲某處書院山長而書畫尤著名此其詩文稿也詩長於疎放山水大篇有蒼莽自適之致經義亦矯健可喜獨集後有論說三篇詆斥朱子閱之不覺愀然廢書而歎也所謂四書析義者專與朱子爲異然亦未能擇精語詳盡取儒先之說而折其中而所襲者或祇一家之說且北溪陳氏親見朱子著書謂其遍閱諸家一字一句皆爲抄掇屢加磨刮則近人所据以議朱子者亦非朱子所未見也其於大學中庸一若不知其爲程朱所表章而特著論以駁朱子之序不知大學一書舊在禮記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十一

無能如程子之尊信故有其傳泯矣之歎而近思錄中觀聖賢一卷備述荀董以下則朱子未嘗不尊崇先儒也大學補傳一旦豁然貫通摘之以爲近禪不知卽物窮理之豁然貫通卽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而不可訾也其所著講道說謂道在見諸行事無樹說獨得之理而證之以孔子之無言不知樹說獨得原欲見諸行事學之不講亦孔子所憂無言之云有爲而發而欲据之以證成宋儒之支離尤非也且袁氏果博學詳說一衷於理耶則前人異議未經論定者當備引而歷斷之不當第取其同於己者而異已則竟置之也其先儒所說已經後儒駁難而復取之



則當併著駁難之詞而辨之以伸前說之是不當竟沒之也其先儒所未發袁氏之所自得固當明著已意以俟後人之商榷而袁氏所論則又詞氣鄙倍毫無補於大義者也至於旁收雜說附會朱子之過失醜言穢語肆以相加昔明季有諫官劾相臣而相臣自辨謂二百年來有糾內閣之科道無置內閣之科道余亦謂五百年來有匡救先正之儒者無詆謫先正之儒者匡正者天下之公議詆謫者一家之私言然則袁氏之書其何以示後前乎朱子與朱子異者多矣後乎朱子與朱子異者多矣使其義理所未安考訂所未詳而果能匡朱子所未逮兼而存之可也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七

而世之論大學者則蒙猶有惑焉以知止二節合于聽訟二章指爲格致之傳始於矩堂董氏自宋迄今後皆指前公相襲矣然而聖經一章實大學之本文朱子未嘗改也考其文勢則知止節與物格節正宜以類相次必離之使雜十傳之內恐經文反殘闕不完且讀大學而必立異乎朱子則寧據古本耳同一改次而獨以朱子爲未善其析理果精於朱子乎戒欺求慊必先之以窮理卽據經文亦可信其如此而謂朱子之補傳果可輕議乎彼袁氏者未嘗遍攷衆說而遽謂知止二節古本石經本貼格致之義漢儒竄入首章是并不知石經遠在戴氏之後又不知近



世石經大學出於豐坊之手乃欲據之以斥朱子多見其不知量矣余之求此書也以其爲前人未刻之書也而所見者如此爰書其後而歸之辨論之際時亦有所輕肆於先民則又余之失也見者幸爲之是正焉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何東甫思子詩跋

權文公三歲能變四聲爲唐偉人錢唐何東甫先生有愛  
子震叔亦三歲能變四聲乃十四歲而天先生慟之甚以  
思子名其室又作詩三十餘篇道其慘愴歲再周言必涕  
泣蓋久而不忘若此昔計甫艸哭其殤子過時而悲汪鈍  
翁作文規之論者以爲甫草之情深茗文之義正今先生  
于父子之情至矣余讀其詩而不能以一言相爲慰藉則  
是所謂悲者不可爲絮啼而有媿于古人之義也



書牟蘭孫小傳後

牟蘭孫者余友松巖虞部之冢孫也生八歲而殤虞部哭之慟已乃作爲小傳言其生有異稟知夙世事讀書數行俱下解悟出人意表其應事接物成人者不能逮疑其有爲而生而不解其何以夭虞部賢而有文人皆愛之重之觀其所爲傳有歎息不能已者余惟三殤之制聖人所爲稱情而立文者至矣喪成人者其文纏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纏故殤衰裳無受而經不繆垂又曰己雖小功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聖人知世之哀殤子必有過於其哀成人者矣是故嚴其日月之制而不變其哀痛之節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三

使之得盡其情而不敢不節之以禮天之生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不能皆壽不能皆夭然而不肖者不宜壽而或反得壽賢者不宜夭而或反得天夭亦若聽其適然而無如何也聖人又知天下之大生人之衆必有殤子其年而成人其行者矣故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所以不沒其成人之行而終不容予以成人之名夫是之謂節之以禮虞部非專於情而不衷之以禮者也余故推其意之所欲言者以釋其悲



表貞詩跋

右從叔母

欽旌沈孺人表貞詩一卷本生府君乞諸名士作輓香先生作府君輓歌所謂大端莫急飭彝倫者此其一端也蓋嘗愆愆其家刻之而未果然府君尤惓惓於表章乃孺人被

旌我府君已弗及見爲可悲愴先是府君以爲孺人矢志之初年纔十九中更數年而百折不變則烈丈夫之心而非徒奇女子之行而孺人嘗語鶴未歸汝家亦固死耳終得來此雖曰素志實意外也斯時也悽愴之音嚴正之氣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三

頑懦者聞之亦能置死生於度外嗟乎人未有不了於生死而能了於節義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雖其從容赴義卒亦未嘗不就死也蓋孔子曰殺身成仁我府君稱以烈丈夫非此物此志耶



書顧燕謀所藏先世手蹟後

余讀郡志見節愍顧公與忠文楊公同舉于鄉始相見以忠孝自許卒如其言未嘗不嚮往其人又見文忠之後易亭之高尙皋里之文學又未嘗不歎君子之澤長也節愍之兄曰石屏公石屏五世孫燕謀與余善示余所藏先世手蹟自石屏公而下凡八幅詞旨高潔筆墨清勁有可愛而傳者于是又歎澤之長爲可信而燕謀之用心爲不可及也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傳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推燕謀之心可以至于無窮節愍公遺墨雖不可多得得其一二以慰嚮往者之私亦足矣燕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全

謀尙加之意哉



書陶然亭分韻詩冊後

吾友貫亭水部以嘉慶六年越七年兩爲會試分校所得士凡若干人以暇日集陶然亭爲其師壽於是貫亭樂甚分韻賦詩以紀其事余愛而讀之或天才豔發筆力排奐或風格道鍊意度閒遠皆克臻其妙而貫亭所作獨申之以規勸有魏晉間之遺音而不失乎風人之旨昔昌黎與陸祠部書稱其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其意以爲進士之科所以爲國得人者固不可以苟今取士之法與唐時之法殊當其分校之際不知其爲誰何之辭然及其得之而進而用於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五

朝則又與唐無異分校之日所謂進退得失皆先自定之而後達之於主者故諸進士師生之誼於分校尤親得士之責亦惟分校爲尤重凡其審慎於未得之先而規勸於既得之後皆所不容自己乃今於貫亭見之矣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之樂也今之君子之樂與古之君子之樂則未知其果同焉與否貫亭官工部八年行古之道而與物無競此其中殆有所以自樂者今得諸進士相與上下議論揚扞風雅則其所樂又將同諸人余讀其詩而有以知貫亭之樂也余且悠然想見古之君子之樂也



書穎川分祠記後

乾隆五十七年之秋鶴得齒貢士名將以來年三月觀光於禮部有同姓玉林者介宗人交於余意甚厚已而持王侍讀文治所撰穎川分祠記示余則其所祀者自余先都憲公而上又下至余族祖元甫公咸在而自以其五世祖考紹之蓋余家譜自文莊公以來屢經纂輯而子姓散處無考者甚衆鶴幼侍本生府君談先世遺事未嘗不以是爲憾及見斯文所述至詳且明中心喜之以爲誠然雖然元甫公身雖流寓哲嗣歸吳爲時不遠以余宗之故祭祀以時舉尚有與族人共守之者義田贍族尙有相承於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三

勿替者又裕臺公兄弟於時甚盛皆其有服近宗何竟不相聞問以至百年之久則卽其所謂詳且明者亦不無疑義焉又其謬者以文範先生爲初祖而自余家始祖而下咸祔祀其旁夫文莊公之爲譜至爲審慎矣以遷居大姚祖爲始以爲可考者如此也文範雖賢者而非遠有承傳譜系最明安知其果吾祖乎以文莊公之所不敢祖而祖之則其建是祠也亦謬妄焉而已矣嗚呼吾族譜牒之不修五十年矣族之尊者賢者皆莫之畱意鶴之過慮懼或者之大有以亂吾族也夫收族者宗子之職鶴勿之敢僭也然而甚願爲之役焉故書之以俟族之尊者賢者共相



考正云爾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三

金



書名			
版別		冊數	4
定價	8.00		
編號	光	字第	213 号

北京市中国書店定價簽

